

曹翥华剧作选

• 1 •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李希华，1944年生于安徽定远县。大学文化，二级编剧。安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安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说集《古镇新客》、散文集《寻找金子的人》。现在安徽定远县文化局从事专业创作。

祝贺与希望

谭霈生

我认识李希华是在四年前。当时，戏剧文学系举办青年剧作家研修班，李希华在班上年龄较大，总是在认真听课，表现出求学若渴的态度，然而，面对诸多学友，却有点不自在，言谈中透露出一点自卑。稍加了解之后，我感到他的心境相当复杂。从事戏剧创作已有多年，已把整个身心奉献给这个艰难的事业，当时已有 45 岁，对以往写的东西并不满意，身居县城，苦于找不到求取进步的途径，有机会进入最高学府的课堂，面对一个广阔无垠的艺术世界，又在哪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？课程的压力，确立自我地位的苦恼，成为多重负荷。然而，李希华却凭着一种执着于戏剧创作的倔强，背负压力，步履艰难地完成了一年的研修任务。《血泉》就是他在学习期间的一份作业。这部创作，是他在学习期

间，一边听课，一边反复修改而成的，如说剧本每一次修改，都记录着作者学习的心得；那么，每一次修改经历的艰辛，则可表明他在求索中才力已能达到的高度。

如今，在临近 50 岁的时刻，《李希华剧作选》即将出版，对一位中年剧作家说来，这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。在祝贺之余，我想对剧选本身说几句心里话。

如说选集中收的剧本有哪些共同点，我认为，那就是剧作家对哺育他的家乡的一片真情，对这片沃土上的人手几份挚爱。《血泉》所展现的是战争年代里极其残酷的环境，这本是充满腥风血雨，生死搏斗的岁月，然而，在李希华的作品中，经过时间的过滤，生活的苦难，刀光剑影的战场，均已淡化，在他的视界中，突出显现的乃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，人的一段情感经历。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自然被战争的残酷，政治倾向所牵动，甚至带有几分的传奇色彩，然而，剧作家所着力的却是在传奇性的感情搏斗中发掘出真与美的种子。《销魂水库纪事》展现的是农村当代生活，剧作家在社会动荡，贫富变异的浪涛的下面，捕捉家庭生活，爱情生活这个特殊领域中涡流，而且，他观照的重点并非是青年人初恋的激情，而是饱经沧桑的中年人在旋涡中心搏斗的情景，在他的意识中，不管生活境遇是贫是富，不管文化层次是高是低，在这个特殊领域中，也潜藏着美好动人的东西。这一明显的动机，渗透于取材于不同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。或者正是出于这一动机，剧作家一方面尽为构建关系的复杂性，试图在这种关系中造成大起大落的情感波澜，一方面试图借助独白剖析人物的心理内容。当然，无论是某种结构

方法,还是哪种手段,情感揭示的有效性还要取决于主体情感体验的深度与广度,如果说李希华的剧作还有某些弱点,也正在于此。

在这部剧作选出版的时候,李希华与他的同辈剧作家们,正同面对戏剧的低高潮,在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,中国戏剧在十年左右的探索进程中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。目前的困境,呼唤那些不畏险阻,不怕清贫的有志之士,在十年探索中已经达到的水准上继续攀登,闯出一个新的天地。我期望,李希华能把这部剧作选当作继续前进的起点,在开拓新天地的路程上发挥自己的才智。

目 录

祝贺与期望(序)	谭霈生 1
消魂水库纪事	1
建 筑	67
情	133
七色绒线	151
陆遐龄	204
血 泉	270

消魂水库纪事

时间 当代。

地点 皖东农村。

人物 吴花草——深受精神折磨和苦难生活熬煎的普通农村妇女；

孙大嘴——吴花草之夫，一个长相丑陋没有能耐的窝囊农民，但始终自我感觉良好；

郑山柳——吴花草情人，下台的村干部，虽不得志，却依然精明过人；

楞头——孙大嘴之子；

桃枝——楞头之妻；

赵乡长——农村基层干部，心底善良，文化素养不高；

瓜仔——郑山柳和吴花草的私生子。

(一)

〔七十年代末。火热的盛夏。当午的骄阳，刺耳的

蝉鸣使人感到烦燥。可在这儿的别有一番天地里却让人流连忘返。

偌大的清彻透底消魂水库散发阵阵舒心的凉气，消魂水库大坝下一片翠绿色瓜田飘溢醉人甜香。刚刚搭起的草棚屹立在瓜田一旁像是它的忠诚卫士。

〔开幕时场上静无一人。可听见消魂水库内“扑哧、扑哧”狗刨式游泳。少许，孙大嘴从水库大坝内爬上。他四十多岁年纪，中等身材。他大嘴里流出的清水不知是从水库带上来呢还是体内故有的，一直往下淋，淋到两条粗细不一的光腿上。孙大嘴害过小儿麻痹症。走路有点跛，双目也不周正。

孙大嘴（斜着眼睛大喊）柳哥！过来呀。过来吃袋烟歇息！（他的舌根有点大，所以说起话不大利落）日头烘烘的，狗都钻到床底下直伸舌头儿，你却不嫌热，老是在地里捣鼓。

〔郑山柳上。四十七八岁年纪，乡下庄稼汉里的精明人，身材高大魁梧。有无限的智慧和使不完的力气。他的穿着虽然普通却很讲究，浑身干干净净，是位勤快人。他一手掂小锄，一手用毛巾擦汗，显得很沉稳。

郑山柳（自言自语）夏日锄破皮，强似冬日犁一犁。我看小草芽又露头了，就……（转身向孙大嘴）噢呵！你又下水打汪了。

孙大嘴（边穿衣边笑）嘿嘿。真热呵，刚刚从水里上来，头

上又冒汗。我恨不得搬到那里头去住。

郑山柳 你要是王八，就可以住在水里了。

孙大嘴 当王八我也愿意！你不知道钻到那里头多快活。不信？你把衣服脱掉，跳下去试试看。

郑山柳 我不，我不想洗凉水澡。

孙大嘴 (歪头诡秘地)怎么？你不敢下水，八成昨晚干坏事了！

郑山柳 去你的！

孙大嘴 (大笑)哈哈……嫂子死了十几年了，这么长日子，你怎么能熬得住？

郑山柳 捆上经得打，没米能忍饿嘛。

(他俩走进瓜棚蹲下抽烟。

孙大嘴 (一本正经)柳哥，快找个伴吧！

郑山柳 (摇头)算了。头些年，吃上顿没下顿。现在生活好转，我又到这年龄……一个人慢慢往前趟吧。(眼眶里溢出泪花)我可没你那福份哟！

孙大嘴 (怒气陡生)我有福份个屁，好比驴屎蛋外面光，跟没女人一样。你我兄弟不外，说出也不怕你笑话，整年整月她大腿摸也不给摸。

郑山柳 (大震)为什么？她当初不是自情自愿嫁给你？

孙大嘴 哪是自愿？是天意！是这消魂水库做的红媒。

郑山柳 (不解地)这消魂水库……

孙大嘴 (突然来劲，神秘地)家丑不可外扬。柳哥，你可不要对外人说。

郑山柳 大嘴，你跟我讲话，等于锁到箱子里。咱弟兄们相

处，也不是一年半载。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

孙大嘴 清楚，清楚。你像一盆水，我能看到底。（有些感动）你当干部年月，哪年救灾粮不是给我头份。我忘不掉村里吃食堂，你经常拿刚出锅的大馒头，让大伙打赌，看谁一口能吃下。我不费吹灰之力……

郑山柳 看到馒头嚼在你嘴里翻不过身，我真担心弄出好坏。

孙大嘴 （越发感动）我心里有数，你是变着法儿让我吃饱肚子。

郑山柳 别提那些寒酸事了。（提醒地）你刚才要跟说什么来？

孙大嘴 是的。看我扯哪去了。（略顿）柳哥，你还记得修消魂水库那会儿事吗？人山人海。你那会儿是干部，我那会儿是民兵，身背大盖枪，晃来晃去，保卫人民果实嘛！我自个也得到实惠。是个月色头夜晚使我走红运的。我巡逻来到这儿，朦朦胧胧看到土塘下睡着两个人。我拉动枪栓正要喝叫，其中一个像兔子似的逃跑了。可我抓到另外一个人，你猜是谁？吴花草。

郑山柳 （战栗、情不自禁）吴花草……

孙大嘴 （津津乐道地）我第一次开了眼界。大会小会做积极分子报告的是她；区、乡、县劳动模范是她；为父老乡亲扭秧歌的是她；在这儿干丑事的怎么也是……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位出名的美人，说话

像唱歌似的妞儿，两眼长在头顶上的傲骨丫头……怎么突然跪到我面前求饶？我以为自己做梦，我叫她供出那个男的，她死活不说……

郑山柳（入迷地）后来，她后来怎么就肯嫁给你呢？

孙大嘴 我拿到证据，就是垫在身下的一条花裤叉。我舅爷在县公安局干差事，我把她送上去，公家会化验得明明白白。说不定男女都进班房。让她知道厉害，这是硬的；接下我又软化，只要答应嫁给我，天大事一笔勾销。软硬一齐来，她搁不住攻，后来就……

郑山柳（望天长叹）呵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……

孙大嘴（奇怪）你明白什么？

郑山柳（随机应变）明白了你大嘴也有两手，还有这么一段动人故事。

孙大嘴 不瞒你说，她跟我成亲以后的老长日子，仍然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。即便关起门，她也要从窗户往远方张望。哪有夫妻不吵架呢？可我们不同，稍稍搬弄两句嘴舌，她就跑了。老猫上锅台——老熟路，她哪儿也不去，只奔消魂水库。你以为去寻死吗？（冷笑）嘿，她没那骨气。她在消魂水库边走来走去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诉，像寻找她的魂。别人不知底细，我一本清册：她想会她野汉子。有天夜晚，她又朝水库走。我掂把铁锹跟后看着，（愤怒）我要……

郑山柳（不能自制地）劈死这双男女！痛快，你成全了他

们。让他们永远沉浸在这座水库里……(暗自掉泪)

孙大嘴 那不行,谁再给我一个老婆呢?我要把她野汉子劈死!

郑山柳 (泄气地)呵,你不该不成全他们……

孙大嘴 (庆幸地)后来,她总算给我生儿育女了。(好像有些敬佩)嘿,人家真有几份义气哩。直到这时也没忘那条花裤叉儿,她为保护野汉子名声嘛。我头脑一热还给她,想不到证据销毁,她杂毛起来。管它呢!我索性不把她当作老婆!她本来就是我拾来的便宜货。我把她当作一头畜生!

郑山柳 (五脏具焚)我看得出,我看得出……咱们两家田连边埂,我怎么看不出呢?怪不得你春耕时现成牯牛不使却让她用铁锹挖。

孙大嘴 (得意)是的,人挖和牛犁大不一样,你看我这二亩瓜长得多旺!

郑山柳 (不平地)你就知道你的瓜!一入夏,她就被你撵到荒效野外。这座摇摇欲坠草棚是她的窝,她像狗一样为你看守这片瓜。

孙大嘴 (讥讽地)她不是喜欢消魂水库吗?我让她住这儿,比家里自在。

郑山柳 (自言自语)也许是,也许是……(茫然地)我该耨地了,夏日锄破皮,强似冬日犁一犁。

〔郑山柳走出瓜棚。〕

孙大嘴 (扫兴地)怎么,你不歇了?

〔郑山柳没回头，一直走，下。〕

〔孙大嘴感到没趣。他想想，突然后悔莫及。〕

孙大嘴（狠捶脑袋）我真傻！跟郑山柳唠叨这些干啥？（无名火突然暴起）骚女人！要不是她做出丑事，我怎会跟人家说这堆废话？

〔“楞头爸！”一句响亮的女声呼唤，使孙大嘴“腾”地站起。稍顿，他又赌气蹲下。片刻，走上一位女人，她就是孙大嘴的老婆吴花草。才四十岁，女人正是发胖年龄，她却特别消瘦。晒得又黑又红的瓜子脸挂满汗水。没有笑容，没有眼神，没有力量，没有勇气……无处不告诉观众，她是度日如年熬过来的苦命人。看她身材和脸模，可以想象昔日的美貌。她像一朵被无情人揉残的鲜花。孙大嘴同她相比，天差地别。难怪大伙说“一朵鲜花插在肮脏牛粪上。”〕

吴花草（手扶铁锹喘息）这儿有道坎，板车上不来，你快帮着推一把。

〔孙大嘴仍不动身。〕

吴花草（大吼）你聋了还是哑了？

孙大嘴（更加气愤）你个“扫帚星”！整天咒我。你巴望我聋，巴望我哑，那样你就能……

吴花草（气急地）你说，你来不来推？

孙大嘴 你往日怎么拉的？今几个骚劲跑哪去了？

吴花草（怒斥）狼心狗肺东西。你清晨还没起床，我就把瓜拉到集上。瓜刚卖完，我没有喘气，又拉一车土粪

到这里。叫你过来推一把，你还放臭屁。是人能这样做吗？

孙大嘴（恶毒影射）对对！不是人。不然怎么跟两个男人睡觉……

吴花草（克制地）我知道你会说这话。当初，也没有遮着盖着，你是认瓜、摘瓜。后来成了你的话柄，二十多年来，你不断这么拾掇我、折磨我……

孙大嘴（理屈地）不这么做，你还要上天呢！

〔孙大嘴走出瓜棚，乘吴花草不注意，悄悄溜走，下。〕

吴花草（哀诉）我哪敢上天，我在地狱底层。我身上没有一件像样衣裳，夏天没有蚊帐。我奶顶长疮无钱医治，痛得整夜整夜不能睡觉。我一边无法忍耐哭叫，一边还要不停地为熟睡的孩子赶蚊虫。为顶起门头过日子，重活脏活我都干。不落一声好，召来的是你百般羞辱……（长叹）天那！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呢？

〔吴花草的一车土粪，被郑山柳默默拉来，他上。郑山柳站在吴花草面前，像是犯了罪，他低低地勾着脑袋。〕

郑山柳（震惊，扪心自问地）是呵，她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呢？（面孔突然抽搐）我想起来了，我为什么这会儿才想起来呵？（抑制不住情感，恸哭地）她在等……

吴花草（猛抬头大惊）呵！你……（故作坚强，似乎没发生

任何事)

郑山柳 花草,我来了。

吴花草 (冷冷地)你来干什么?

郑山柳 (尴尬地)我帮你把粪车拉来了。

吴花草 (平静地)好,我让大嘴谢谢你。

郑山柳 (满足地)二十多年,你总算跟我说句话了。

吴花草 (讥讽)你帮了我的忙,我能不领情吗?

郑山柳 (无限痛心)地)花草,你过的太苦了……

吴花草 (色厉内荏)哈哈!我不苦,我很幸福。我有丈夫,我有儿女,有美满家庭……

郑山柳 花草,你说的不是实话。你在骗你自己,你在骗我。你四十岁才过三个月,头上已经长出白发。不能忍受的苦难像虫子一样啃咬你的心,掏空你原有的美好。你脸上愁容长年不消,你两颊泪痕终日不干……

吴花草 (无力地低下头)这与你有什么相干?

郑山柳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。像一个醉酒的人不把脏物呕吐出不快,我还是要跟你说。先说孙大嘴,你把他当作丈夫,可他没有把你当作妻子。他把你当作……

吴花草 (气愤)这是我家庭的事。(警告地)你有什么资格评长论短?

郑山柳 (生气、带刺)好一个美满家庭!却没有你的位置。你是孙大嘴拾来的便宜货,他一点也不心疼地把你丢在荒郊野外。他想到出沒的虎狼对你威胁吗?

他没有把你当人看待,你只是他家会出力的一头畜生。

吴花草 (懈气地)我甘愿做他家畜生。

郑山柳 (喃喃自语)甘愿,甘愿……我知道你甘愿做他家畜生。(痛苦地)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你。可是,我可以改变自己。我要把我挺直的腰板在你面前躬下随时听候你的吩咐。假如你是一条狗,我愿变成你的两只锋利前爪,勇敢地帮助你扑向贼人;假如你是一头牛,我愿变成你的长长尾巴,不知疲倦地为你赶走讨厌的苍蝇……可是,我的希望和努力都成为泡影。你无情地拒绝我的热心。你每次拉车从这儿过,我悄悄走在后边推一把。看到你轻松地爬上坡,我多么兴奋!可是,当你回过头看见我,你脸上陡然结冰……我知道你恨我。(回忆地)那天晚上在水库和你欢遇,我确实答应过娶你,回家同老婆离婚。可是得知她身患不治之症后,我张不开口。尽管从小包办婚姻,对她没有感情。她毕竟是人,危难时候,不能再伤她的心。她果然没过多年,当时你已……我没能娶你为妻,可我从那时决定终身不娶。

吴花草 (茫然地)流走的水,还提它干什么呢?

郑山柳 (信心百倍)不!流走的水照样能回来。你看岗东回龙泉,转过九九八十一个弯,最后不是又流到原处了吗?

吴花草 (害怕地)郑山柳!你……

郑山柳 花草,让我们也像回龙泉吧,转了这么多弯,就不能归到原处吗?

吴花草 (痛不欲生)郑山柳!你别说了……你走,你赶快走!

郑山柳 我不走!你看,西边黑了天。暴风雨就要来了!

吴花草 我一点也不怕。我盼望暴雨淹死我,雷电劈死我……

郑山柳 我不走!我愿和你死在一块!

吴花草 (坚定)不行!你得离开。我累,太累呵。我需要安静,休息!

郑山柳 (担心地)无情的暴风雨会给你安静休息吗?

吴花草 (哀求地)我喜欢无情。我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假如你还有良心,请答应我吧……

郑山柳 (难舍地)花草呵!我答应,我答应。只要你喜欢的事,我都答应……

〔郑山柳艰难地往后退,他下。〕

〔静场。〕

〔吴花草哭泣。〕

吴花草 (泣声地)他走了……旷野剩我一个人。天,翻脸无情;地,沉睡不醒。人世间没有一件东西属于我,我一贫如洗。我像瞎闯瞎碰的叫花子,梦想寻找昔日丢失的黄金。我担心头脑呆痴,双目昏花,即便遇到也……(突然懊悔)他走了……我觉乎心头一线希望也不存在了。丢失的黄金是我的财物,我为啥不敢拾起呢?